



节译自：

Ilija Trojanow
Der Weltensammler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06
ISBN 3-446-20652-3

页码：20-24, 75-76, 78-80, 109-111, 119-120, 161-164

伊利亚·特罗亚诺夫
《收集世界的人》

译者：曹娟

© 2006 Litrix

轮船才靠岸，大家就明白了原来望远镜一直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整个码头就是用烂鱼堆建而成的，上面再漆上些风干了的尿迹和苦胆味的海水。大家忙不迭地用袖子捂住了鼻子。数百年的腐烂，被赤裸的双足踏成了结实的地面。码头上站着个穿制服的男人，正一边流汗一边叫喊着。这些刚下船的乘客胆怯地四下张望。这一刻，他们的好奇心暂时灰飞烟灭。您就全交给我们吧，您的活儿我们全包了，一个招徕生意的当地人说着一拖泥带水的英语。理查德·伯顿操着印地语将他挡了回去，姿态里有种矜矜自得的镇静。不远处站着个苦力，对这边的喧嚣显得无动于衷，伯顿将他叫了过来。经过一番询问、倾听、讨价还价后，伯顿才监督着这个苦力背上箱子，朝等在一旁的出租马车走过去。车夫说，路不远，他要价很低。

马车像一条哼哼唧唧的小船在人海中穿行。小船后方的航迹上漂浮着无数小帽、缠头布、盔形凉帽，还有许多秃头。在环绕着他的这片漩涡里，他无法看清任何人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终于看到一幅清晰的画面：一家商店前，一个小商贩那粗大的爪子正栖息在米袋子上。出租马车逃离了港口，拐进一条宽阔的街道，这时，伯顿将身体往后靠了靠。一个男孩为了考验自己的勇气，坚持到最后一秒才避开马蹄。男孩儿傻呵呵地笑了一声，以此来奖励自己。在飞速旋转的车轮边，一个男人正在剃发。有人突然将一个没有皮肤的孩子高举到伯顿眼前，他被吓了一跳，很快又将这一幕抛诸脑后。车夫似乎正在为两旁的建筑物取名

字：阿波罗大门，后面是堡垒，秘书处，福布斯楼。英国人的印度兵！他指着一顶帽子说道。帽子下是油腻腻的头发，再往下就是套在短小制服裤里的双腿，干瘪瘪、毛茸茸的。真可怕，伯顿想到，这就是我必须指挥的当地士兵。真该死，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不过是件装门面的舞台道具，就连他的面部表情看来都是从英国人那里剽窃过来的赝品。马车慢悠悠地经过一群手脚上都刺有纹身的妇女身边。是婚礼，车夫高兴地说。这些化了妆的妇女很快消失在角落里。这里的房子大都是三层高的楼房，看上去就像得了坏疽病一样。一座楼房的木制阳台上，一个男人正肆无忌惮地咳嗽着，将他的病痛从身体里呕出来，吐到大街上。寥寥无几的楼房摆出一副看管人的姿态，监视着这个麻风病人集中营。伯顿在棕榈树的树冠之间时不时看见灰头乌鸦。它们一度盘旋在一座大理石天使像上方，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正亲吻着这天使的双足。快到旅馆时，他看见乌鸦停落在在一具动物尸体上。车夫在马车全速行驶时扭过头来说，有时候，这些乌鸦甚至不肯等到动物死掉。

孟买的这家英国旅馆同位于布莱顿的大不列颠旅馆有着天壤之别。在孟买，条件差得多，索价却更高。床铺桌椅都得自己动手找寻。在布莱顿，决不会深更半夜钻出个醉醺醺的军校学生，头发乱得像愤怒的荆棘，嘴里发出沼泽般的气息，爬上椅子，趴在用麦斯林薄纱做成的屏风墙上，呆呆地凝视着隔壁小房间里的

邻居。伯顿已经几个小时辗转难眠。他将蚊帐撩到一边，从床底下顺手抓了件东西，朝这个军校生扔了过去，不偏不斜地砸在他脸中央。军校生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嘴里小声地骂骂咧咧。然后，烛光亮起，传来一声尖叫。这名军校生看到扔过来的东西是一只老鼠，不久前，伯顿用一只靴子打死了这只老鼠。瘦小的军校生发出了恫吓。薄纱做成的屏风保护了这名军校生，让他不必因为这些恫吓而自讨苦吃。伯顿再次将手伸往床下，拿出了一瓶白兰地。在这里，蜥蜴被看作是吉祥物，而老鼠遭人厌恶。蜥蜴就像是彩色的小装饰画一样挂在墙上。老鼠却要四处躲藏，有时候躲也是白躲。

伯顿另一侧的邻居是个刚入伍的卫生兵。他坐在窗台板上，一直眺望着大海，等到一阵风迎面扑来，他大喊了起来。注意了，他的喊声响彻了整个大寝室，印度烤尸的气味吹过来了。他的叫喊声滑落过窄小的楼梯间，降落到熟睡着的拜火教徒的额头上。这家伙，招呼客人时卑躬屈膝得都快五体投地了。闭上眼睛，把窗关上，卫生兵说。拜火教徒睁开了眼，不高兴地摇了摇头。这些该死的白种人，只有刮起顺风时才敢看人烧尸体。

卫生兵拒绝和伯顿一起到烧尸体的地方去。他的理由是，错误的求知欲是我们要小心防备的。真是个刚断奶的孩子，刚刚离开严父慈母的怀抱。伯顿试着对好奇心大加吹捧，但他很快就注意到，这名卫生兵很难理解他的经验。他的父亲是一个四处游荡的人，而他自己则在意大利和法国度过了童年，在所谓的故乡念

寄宿学校。尽管如此，这名卫生兵还是被说服了，和他一起横越了卡纳克大街。这条街就是横隔在身为帝国大脑的英国人区和充当帝国内脏的当地人区之间的分界线。这是伯顿第一次参加统治者举办的晚宴时听说的。这些统治着整个行政区的狂妄自大的统治者，是法警的后裔，或者是来自英国小地方的小商贩的儿子，被这些异教徒恭敬地用双手从背阴处抬到凉爽的地方。即使在最狂妄的睡梦中他们都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能如此富有，如此有权有势。他们的妻子依据普遍流行的偏见，细致入微地为这个国家绘制了一张偏见地图。她们说的每句话都是块报警牌，每块牌子的边框上镶嵌着下面这句话：听好了，年轻人！她们为了绘制这幅地图在此地进行了深入的测量工作，确信现在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词来形容印度。用在气候上的词是“恶劣”，仆人是“愚蠢”，街道是“病菌遍布”，而印度女人则是：“恶劣”加“愚蠢”再加“病菌遍布”。正因为这样，听好了，年轻人！一定不能和这些印度女人有什么接触，哪怕有些恶俗在我们这里已经扎下了根，就好像我们不能要求我们英国男人有那么一丁点儿道德和自我控制一样！最好呢——您不可能听到什么比这更诚实的建议了——您最好是和所有陌生的东西都保持距离！

这里的小巷都像得了痛风病一样。每走一步都要撞上人。伯顿不得不在人群中不停地腾挪躲闪，看到那些肩挑背扛、推拉着小车的搬运工更要小心再小心。这茫茫人海中，肉眼能看到的只有这些货物。它们如同硕大的漂流物一样，漂荡在人头攒动、浮

浮沉沉的浪涛中。商店里卖的衣服简直就是从破烂堆里翻出来的。小作坊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坐在垫子上的商人摇着扇子，身后那扇窄小的门洞通往圆肚形的小屋。人类的习惯如果有一个形状的话，想来就是商人和小屋那般大腹便便。屋里的苍蝇如同无所不在的病菌。伯顿几乎是哀求着这些商贩卖点儿东西给他。当这些商贩终于勉强同意后，就把他们存货里质量最差的东西塞给他，赌咒发誓说这是好货，用自己的名誉为货物作担保，直到伯顿终于同意买把小匕首，或者买尊石头神像什么的。然后双方就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时不时还伴着一些叹息和鬼脸。

这些家伙的方言你怎么能说得这么好，卫生兵说，用的几乎是谴责的语气。伯顿大笑起来：昨天的那些太太们肯定都会吓晕过去。她们一定认为，分享一门语言就和分享一张床是一样的。这儿就是黑城。他们途中经过一座寺庙，一座清真寺，单一的底色上面装饰得五彩斑斓。那女神魔鬼般的头颅比她的身体要大上许多倍。这畸形的女神令卫生兵感到恶心。卫生兵说，这个意外的发现应该会让你感到高兴，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这座城市的女庇护神。这里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而城市的女庇护神自己却是个哑巴。他们又经过了一座墓碑。那具盖着绿色绣花布的尸体旁是一堵挂着木棒的墙。一个看门人解释，来自非洲的葫芦是这位神圣的老人家、也就是这具尸体的神秘法宝。得了麻风病的人，还有不能碰的贱狗。乞丐们枯萎的四肢上涂抹着神圣的颜色。一头畸形的奶牛在一旁摇摆着尾巴，它的第五条腿要短一点，被人

涂成了橘黄色。稍微远一点儿的地方，一条小巷直通那座大清真寺的后门，一个没有四肢的人躺在小巷正中间的一块布上，洒落在四周的钱币看起来就像掉下来的痘疮。一个赤裸裸的深色皮肤的男人挡住了众人的去路。他从头到脚涂满了油脂，额头上系着一条红色的手帕，手里拿着一把剑。他极度绝望的喊声吸引了众多围观者。给我指明正确的道路，这个男人叫喊道，剑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裂痕。伯顿身边站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用祈祷时所特有的那种干巴巴的平板语调嘟囔着些什么。与此同时，那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像挥动鞭子一样舞动着手里的剑，而人群渐渐变成了他的敌人。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真不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卫生兵躲在伯顿背后说。伴随着伸展出去的宝剑发出的嘶嘶声，这赤身裸体的男人不停地扭动着自己的身躯，直到突然给绊了个跟头，剑从手中滑落，人群中立刻冲出几个男人，朝他猛扑过去，对他连踢带打。别管这事儿，卫生兵乞求伯顿，你个子高，也许你还很强壮，但你是打不赢这些野人的。——那他们打死他怎么办？——这不关我们的事儿！

两次季风¹，迪克²，回去的路上卫生兵说，一个新来的外国人在这儿一般只能活着看到两次季风。别担心，伯顿安慰他，开着玩笑说，这么短命的人，肯定都是些特别谨小慎微的人，最后都得便秘³死了。什么，便秘？卫生兵喃喃说到，我来的时候没有准备治便秘的药。

¹ 在东南亚一年有两次季风：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译注

² 理查德·伯顿的昵称。——译注。

³ 伯顿开的玩笑，在印度，外国人主要得腹泻。——译注。

深灰色的身体

他真想一脚踹走这个夜晚，赶走这夜里最后的噩梦。外面走过一个孤零零的行人，吱吱格格的脚步声被行人自己发出的吐痰声切成一片一片。行人似乎急于成为第一个迎接清晨的人。乌鸦用它那粗糙的鸟喙撕裂残存的静谧。他站在窗边，额头抵着金属丝网。有人燃起了火焰，问候的火焰是新一天里的第一盏茶的序曲。粪肥的气息如同一只没有清洗过的手，拂过雾气腾腾的原野。空气凉爽，有点潮湿。他听见瑙卡拉姆打开门并放下了托盘。他摸索着走到茶壶边，将红茶倒入杯中，又加了几滴牛奶。当他将茶杯举到嘴边时，才发现破晓的晨曦已经蹑手蹑脚地溜进了房间。晨曦似乎在为自己的彻夜不归而感到羞愧。他享受着手中茶杯的温暖，接着，他感觉到，她是如何将胸脯贴到他的背上。这就是她向他问候的方式。想不想喝口茶，他问到，尽管他知道她会拒绝。他可以和她分享一张床，却不能和她分享一个茶杯。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但他却只能单独进餐。就应该这样，她曾这么说过。她拒绝他的要求和邀请，正如她到现在一直拒绝和他共度整个晚上一样。等你醒来时，我就会在你身边。她恪守着她的诺言——也恪守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同他所有过的其他的交

际花不一样，她要求脱衣服之前他必须熄灭所有的灯光。她一再重申这个条件，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遵从她的愿望，并将这愿望看作是亲密的一种表现。第一次时，月亮柔情脉脉地提供着援助。他的手将柔情倾洒在她的肌肤上。他试着去吻她的唇，而她却双唇紧闭。她委身于他，却紧闭自己，这让他感到兴奋。她像其他的交际花一样灵活机敏、技巧纯熟。他无须思考、不必做出任何决定，在他说出他的需求之前，她就已经满足了他。我在看着她工作，他高昂着的脑袋中闪过这个想法，令他清醒过来，令他的性欲高潮寂静绽放。然后，他还没能睁开眼，她就已经立刻站起身来。他听到光着的双脚发出的足音迅速沉寂下去。她离开了。这样度过了几个晚上以后，他通知瑙卡拉姆，昆达里尼⁴将搬到平顶木屋旁的小屋来住，瑙卡拉姆挺高兴。伯顿能感到这是种真诚的喜悦。瑙卡拉姆关心他的幸福，这令他感动。一天晚上——也只有晚上的时候，天气才能凉爽到让一个人能够忍耐另一个人的肌肤——当她准备起床时，他抓住了她的胳膊。她表示抗议。我必须回去，她说。一会儿，就再多呆一会儿，他说。她躺下来。他点亮一盏灯，在她怀疑的眼神中放好了灯。他脱下了遮掩着她身体的莎丽。他想看她，看她的肌肤，那颜色深得如同烟雾一般的肌肤。他想看清她的全部，而她却立刻用一只手遮住了她的私处，徒劳地想用另外一只手藏匿起她的乳房。最后，面对他的好奇心她束手无策，只好坐了起来，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

⁴ 本为瑜伽名，曾被译为军荼利、昆达里尼、灵蛇、拙火、灵能等。——译注。

他稍微地挣扎了一下，挣扎得如此轻微。他舒展开他的脚趾，而她就开始笑了起来，如同水，即将沸腾的水。他拥抱着她，双眼仍然被蒙住，他将她的欢笑拥入了怀中。这是个好迹象，他想。他非常想知道，和他在一起，她是否也喜欢。

当他们再次依偎在一起的时候，她在他身上，他的呻吟显露出他身体里正酝酿着风暴，她停了下来，不再动作；他对她的身体惊艳得血脉贲张，而她却静静地坐在他沸腾的身体之上，将手放在他的胸前，开始说话。完整的句子，亲密的语调，随随便便的讲述，却要求他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不得不放缓他的撞击，以便能跟上她的话语。讲的是眼镜蛇交际花的故事。她们的身体常年习惯于眼镜蛇的毒汁，开始是一滴，然后是几滴，剂量不断增大，直到她们每天能服用一茶匙的蛇毒。最后，她们能服下整整一杯蛇毒，而自己却安然无恙。但她们的汗水，她们的唾沫，她们的爱液却是如此的剧毒，以至于每个和她们上床的人都被宣判了死亡。甚至谁要是擦掉了她们的眼泪，将手指放到嘴里，都得命丧黄泉。你明白吗，只有当她们要杀掉某个男人的时候，才能沉醉于自己的欲望。她们只不过是供某位统治者驱使的雇佣杀手。她们不可以爱上任何人。每个抚摸过她们的人，每个吻过她们的人，都得被她们毒死，无论她们是鄙视这个人，还是深爱这个人。你能想象出她们有多不幸吗？伯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的生殖器，他的欲望宣言，正被他缓缓撤回。她挠着他的胸膛。

故事还没完，她说。有位诗人，也许是这个国家里最有才华的诗人，爱上了其中的一位交际花，一见倾心。这位交际花也许是那个时代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可不是个冲动而狂热的毛头小伙子。不，他是个有阅历的男人。他深谙宫廷的规定、感情的法则。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犹豫着该不该表白自己的爱情。当他刚刚痛下决心时，她却主动和他打招呼。那是在嘉穆纳河河畔。她希望能向他学习梵文。一名交际花有权学习的各类艺术中，只有这项知识是她还没有掌握的。他从统治者那里获得了每天给她上课的许可。昆达里尼身体前倾，秀发抚摸过他的面庞，然后又直起身来，她的手消失了，他感觉到她的指甲正掠过他的大腿内侧。听好了，她说。这名交际花爱上了诗人，是在多年共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爱上的，缓慢得就像她当年习惯上蛇毒一样。一天，她做出了双重坦白，坦白了她对他的爱情，同时也坦白了她是人工培养的致命毒药。我常常想，诗人那一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一刻，他们彼此间的爱情足月分娩，却是个死胎。他并没有弃她而去。他决定，同他的所爱融为一体，哪怕只能拥有一次。你明白吗，他要承担起补偿这位被人利用的女子的责任。一阵颤栗蔓延过伯顿的身体。然后呢？这就是奇怪的地方了，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讲法，但有一点却都是一致的：他死了，当然啦，但死亡时，他的面部表情放松为一种极度幸福的状态，那是种只有看见解脱之门的人才能体验到的幸福。昆达里尼放开他，在他身旁舒展开肢体，食指的指甲划过他萎缩下来的生殖器。

这个嘛，我的先生，她说，就是推迟高潮的艺术。如果你已经从我的故事中恢复过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再来一次。他用新的眼光打量着她。他非常想给她一个吻，在这个吻中，他能够忘却她是谁，忘记她为什么躺在这个房间里。他，同那位诗人是不一样的。他，发现了自己的懦弱，在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方面的懦弱。

授业者

瓦尔特·司各特上尉——没错，就是诗人司各特的后人，还是他的直系后裔——将一根测量标杆打入泥土中。衬着标杆那红白相间的条纹，沙漠看上去就像穿了件囚犯的制服。土地是黑色粘土上那层得了痛风病而皴裂的皮肤。你很快就能学会，他说，简单得就像一个人玩拼图游戏。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将未知的板块同已知的板块拼合到一起。我们捕捉地形，就像捕捉野马。用的是技术工具。我们是侵略的二号尖兵。先占领它，接着就丈量它。我们的威力体现在打着方格纹的测量图纸上。这工作让你觉得不开心，只是因为你还没看见过我们的战斗场景。没必要觉得不开心。我们在制图学上所做的开拓工作，可都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罗盘、经纬仪、水准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谁要是落到我们抛撒开的坐标网里，那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他就为文明所驯服。闭上一只眼，调节另外一只眼，让它变得无比犀利。作为地形测量员，你只需要养成一种性格，那就是你必须精确、绝对精确。我们测量员都是些吹毛求疵的人。让你自己养成点儿老学究的脾气。测量的方法是极其简单的。测量的固定点存在于一个三角形之中。我们一寸寸往前挪。一个三角形接着一个三角形，一个多边形接着一个多边形。我们一整天顶多就测个一公里。因

此我们一连几个星期在一个地方露营，将我们的三角形朝四面八方延伸开去。应该测量的数值是两个：距离及高度。当然还有一个测量点和某个山岗之间的角度。怎么给角度下定义呢，迪克？是正教和邪教之间的距离吗？其实应该是两个方向之间的差距。我这么说大致是正确的吧？迪克，你看，在数学上说大致正确又有啥用呢？怎么我越看就越觉得你不像个测量员呢？

没错，伯顿并没打算依靠手中的这根测量标杆来成就一番事业，这么看来，司各特说得没错。他被分派到这个队伍中来，是因为他必须被分配到任何一个队伍中去，是因为他能够更轻松地从这偏僻的野营地出发，好在这陌生世界里尽情掳掠。站在水准仪后面，他还是能够帮上点儿忙的。他闭上眼睛。白昼的时光，思想沉积为淤泥。如果一切都在浮光闪烁之间，那人们又该如何确定某个点的方位？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看见一名托钵僧行走在地平线上。一袭黑色长袍，一顶缀满补丁的帽子。我就是他，那独自飞翔的他。托钵僧的眼睛深深地陷入涂着黑色颜料的洞穴般的眼眶之中，手上装饰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戒指。伯顿闭上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这名托钵僧穿着绿色的衣服，脖子上挂着白银、白铁制成的链条，还有布料以及宝石制成的链子。我就是他，那独自飞翔的他。他的头发、胡须都染成了散沫花般的橘褐色。伯顿再次合上双眼。长时间合上了双眼。他将他所掌握的各种语言的全部字母逐一呼唤到眼前，以找寻合适的言语来解释这一现象。然后他睁开双眼。你们看见他没有？他朝他的同事们高

喊着问过去，逆着风。数值是多少？他们喊着问回来。

这名托钵僧并不是一现的昙花。他们的测量三角形越是接近下一个村庄，他就越发频繁地穿越过伯顿的测量视野，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这名托钵僧，每次都不同。他曾显示过的任何一个形象，都不曾出现过第二次。奇怪，其他的人却看不到他。有一次，当天的工作差不多被验收好之后，伯顿决定跟踪他。他跟着他来到一座清真寺，寺庙旁边是一座由围墙围起来的墓碑，入口弯弯曲曲的。汇聚的人海中充溢着兴奋。他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牵引着他走进去。这是震颤他心弦的一首歌，是在他内在本质那迄今不为人知的一间斗室的灰泥外壁上来回摩擦的一首歌。这震颤，是光的辉耀，面前的这个地方都在闪烁，而他自己全身也充溢着光芒。人们汇聚于此的动机是隆重的，这位圣人的墓碑载满了用仪器无法丈量的无限渴望。熙熙攘攘的人海友好地将他纳入怀中。这里预演着通天之门入口处的熙攘场面。他没有走到覆盖着绿色绣花布料的墓碑跟前。别的东西引开了他的注意力。朝圣者们弯腰迈入一座矮小的门，而门对面，几个男人席地而坐。他们唱着那首触动他的歌。歌儿听上去像是一首爱的宣言，对所有生命之物的爱的宣言。一个歌手极为独特的嗓音为深沉的严肃赋予了尖锐而近乎颠狂的音色。歌声盘旋而上，在一块旋转得越来越快的圆盘上磨砺着这首歌。突然，托钵僧直视着他的眼睛。他心中的磨砺仍在继续。坐下吧，托钵僧的眼睛说，停留吧。我们都是过客。我们都是漫游者。但愿您是我们中的一个。歌声继续

将光芒投射到夜晚，投射到小门前熙攘的、迈步前行的人群身上。

诗人的统治

向纳比尔将军呈交的报告

将军亲启

为获悉这些当地人对我们持何种看法，您委托我收集相关信息。为此，我长时间混迹于来自不同阶层的信德人⁵，俾路支人⁶和旁遮普人⁷中间，去过集市、小酒店、还有阿迦汗的临时行宫。每种声音，我都竖耳倾听，并努力不去判断这些发表的意见正确与否。我想，同那些向我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一样，在看待这个世界时，我也是片面的。调查时我的举止言行坦白而自然，因为我深信，这些东方人一眼就能识破我们的矫揉造作。我既没有反驳他们的观点，也没有对这些观点表示鼓励。我满足于扮演听众这个角色，而我也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他们对我表现出的好感让我感到高兴。我一生中很少能赢得这种好感。现在，我最困难的任務就是，我该如何扼要概括出人们在无数谈话中以拐弯抹角、杂乱无章、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的方式所表述出来的观点。无情的

⁵ 信德人，南亚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俾路支省等地区。印度境内亦有分布。——译注。

⁶ 俾路支人，亚洲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信德省和旁遮普省西南部。此外，在印度、伊朗、阿富汗、阿曼等地亦有分布。——译注。

⁷ 旁遮普人，亚洲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印度的哈里亚那邦和旁遮普邦等地区。——译注。

平均主义者才能对事物下笼统的结论，正如魔鬼躲着圣水一样，我们要谨防自己采取这种做法。但是，为了完成您交给我的使命，为了让收集到的这些信息尽可能发挥其最大效用，我不得不笼统概括一下。您终于谈到要点了，我几乎可以听到您正说出这句话。现在，我会尽快满足您的愿望。

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听上去是老生常谈，但和他们打交道时，我们要始终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压根儿不觉得我们勇敢、聪明、慷慨、文明，在他们眼里，我们只不过是群无赖。他们清楚地记得我们没有兑现的每一个诺言。那些本该在此地维护正义、实际上却贪污受贿的官吏，他们一个个都看在眼里。他们认为我们的举止有伤风化，当然，我们还是危险的异教徒。许多当地人渴望着复仇的那一天，而我却要说，这一天对我们而言是“血腥屠杀的东方之夜”。他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臭烘烘的入侵者被驱逐的那一天早日来临。他们看透了我们的虚伪，更准确地说，我们行为中的种种自相矛盾汇积为他们眼中的虚伪之极。海得拉巴⁸的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我说，如果英国佬摆出一副极其虔诚的样子，如果他们往我们当地人的耳朵里塞满了基督教是升起的太阳之类的童话，如果他们发誓要传播文明，要给我们野蛮人馈赠各种各样的好处，那我们就知道，这些英国佬又想偷走我们什么东西了。他们一谈论价值，我们就得小心防备。我们白人可能会骂这个人

⁸ 海得拉巴，印度中部的一座大城市。——译注。

是嘲世者，但他无疑是个聪明而享有威望的嘲世者。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我现在要汇报另一个事件。几个月前，这个国家里一个偏远的地方，也就是在卡夏特以西的一个地方，人们逮捕了一个俾路支人，他是个部落首领，被指控在我们的补给品运输路线上组织了抢劫活动。这个俾路支人是个出了名的格斗士，技巧熟练，经验丰富。因此，负责逮捕他的那名军官突发奇想，要和他来一场两人间的决斗。他可能以为，他的胜利将显耀我们军事上的优势。这名首领被放到一匹年老力衰的劣马上，而那名军官飞身跳上了他那匹久经沙场的牡马。第一轮攻击时，他挥舞着剑勇猛地冲了过去，接着又展开了好几轮的攻击，但是，无论他攻击多少次，无论他用剑劈砍过去多少次，都被这个俾路支人用剑和盾牌挡了回去。这位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诩的军官的受挫感越来越强。他听到当地人发出他听不懂的呼声，这呼声在他的耳中无异于是嘲讽。他将无法赢得这场单对单的决斗。他将丧失他在同伴中所享有的威名。军官最后一次发起冲击，没有用剑，而是拔出了手枪，在逼近俾路支人时开枪打死了他。这个故事传遍了全国各地，如野火般蔓延开来，滋养出恶毒的花朵，将这不公正的行为渲染成了魔鬼的恶行。流传开的说法各个不一，但故事的大致框架就像我上面描述的那样。同这位军官的行径相比，更让当地人不堪忍受的是随后发生了更加不公正的事情：这名军官不必受到什么正式军事法庭的审判，无须为他的违法行为而承担任何罪责，恰恰相反，他获得了提升，现在在军中身居高位。

拥有两位母亲的儿子

当伯顿第一次听人说起这个男人时，这个男人早已为他的臭名所累。在这城里，人们对他的谩骂排山倒海般吞噬了他，而这无尽的谩骂最后都可以用他的名字做个小结。他的名字就是巴罗达⁹的杂种。大家都只知道他的这个名字。很难想象他还曾拥有过什么别的名字。他简直就是个得了麻风病的怪物，稍稍爱惜自己名声的人都不会和他有任何往来。只有当法庭翻译出门旅行时，人们才会偶尔指定他暂代法庭翻译一职。杂种以其出色的技巧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似乎能让那些被迫合演这场好戏的被告者平静下来。他凭借着自己无比敏锐的感觉满足了法官的每个愿望。当地的各种方言从他口中滔滔流出，而他那语法正确的英语听上去十分生硬，就好像他太长时间被人扔在了隔离检疫区。其原因是，巴罗达的杂种平时没有和英国人打过交道。只在法庭上他才用英语，他的爱尔兰父亲教给他的英语。这位从军营中开溜了的父亲跑到这个国家西北边界线之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当地女子生出了他。人们将以前馈赠给他父亲的鄙视转赠给了他。父子二人现在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当他的父亲摆脱了这些咒骂，

⁹ 地名。——译注。

过上了一个大体上还是很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他却无助地落到这些人的手里。一次偶然的机，伯顿在街上碰到了巴罗达的杂种。伯顿是从他的衣服上认出他来的。对他这身乱七八糟的行头伯顿是慕名已久了。除了他，没有谁会裹着件长及脚踝的粗布罩衫，外面再套上件破旧不堪、打满各色补丁的军外套，头上戴顶满是洞眼的圆顶硬礼帽。颇有些关于他的笑话，其中的一个讲到，这顶帽子能给他的脑袋降降温。伯顿放慢马速，赶上这个男人，然后开始和他说话，说的是印地语。这个埋头走路的家伙头都没抬，就开始用英语回答。伯顿仍然坚持用印地语。和我说英语，这家伙粗鲁地说。为什么？因为我是英国人。你？他的放肆无礼让伯顿大吃一惊。他居然敢在这儿自称是英国人。你是个杂种，伯顿说，然后就用靴刺踢了踢马走掉了。伯顿说这话时的语调虽无恶意，但却不容辩驳。跟所有的杂种一样，他想，在你身上凝结了双方最恶劣的东西。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恶劣的事物最有贯穿力。

杂种似乎决定要用行动来证明伯顿做出的评价是正确的。英女王生日那天，他出现在军团餐厅外，要求进入餐厅。他说，女王所有的臣民都有权和女王共同庆祝这一隆重时刻。他真该庆幸人们只不过是抓着他的衣领把他扔到了街上。这杂种，还真没轻易放弃。不一会儿，人们在军团餐厅里听见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叫。随后发出的第二个声音证明了第一声尖叫不是空穴来风。我的天啊，真让人难以置信！窗口旁探头探脑的军官身边立刻围满了人，大家看到了一件恶行，一件简直要像魔鬼那样无耻之极的人才能

干得出来的恶行。这个杂种坐在街道和枯黄草地的相交处，铺开一块白色的桌布，摆上餐具，居然是陶瓷餐具，上面还装饰着常青藤树叶图案。

天知道他是从哪儿捡来这些餐具的。他从天鹅瓶颈的茶壶里给自己斟了点儿茶，大家看到杯子里呈现出深深的颜色，这可不是这些家伙平常所喝的淡褐色茶汤¹⁰。他用拇指和中指端起了茶杯，天哪，他居然还翘起了小拇指！他毫不理会那些围在他身边咆哮的卫兵，开始津津有味地啜了口茶。卫兵一巴掌打掉茶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滚烫的茶啪地泼到了一个卫兵的脸上。茶杯掉到了地上，并没马上摔碎，而是随后被踩碎了，是被冲向这个瘦小男人的卫兵们用靴子踩碎的。伯顿不得不同几位伙伴立刻冲过去，免得杂种被卫兵们活活打死。杂种满身鲜血地躺在碎片之中。没人知道杂种住在哪里，但也绝不能将他抬进餐厅去。跑出来的几位军官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就一个接一个地转身回到了餐厅，继续参加当天的庆祝活动。伯顿不停地瞟着窗外。他不能让这个男人就这么躺在外头。瑙卡拉姆和其他几个仆人很快被叫了过来。他们将杂种抬到伯顿的平顶木屋里，放到毗邻的小屋的床上。屋里的猴子不会打搅这个昏迷的人。伯顿答应给老亨廷顿一瓶陈年波尔图葡萄酒，这才说服了老亨廷顿为杂种进行检查，看看骨头是不是打断了，又给他绑上了几条绷带。第二天清晨，杂种就消失了。

¹⁰ 原文为 Tschai，印地语，茶叶中加入牛奶、糖和其他几种佐料煮成。——译注。

打那以后，他就没在法庭上露过面。他整日游荡在喧嚣的十字路口，宣讲着一条无人理解的真理。当地人并不打搅他，并相当尊敬地称他为 Qualander，意思就是被上帝吻过的傻瓜。一天，也就是那个月里最重要的集市日的那天，他一大清早爬到一棵树上——这棵树种在从东面延伸到城里的一条大路上——用力高呼：Duniya chordo, Jesu Christo, pakro. Har har Mahadev。意思是放弃尘世，奔向耶稣基督，上帝万岁。谈起这件事时，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的嗓子能够坚持那么长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下午的时候，商贩们回到了附近的村庄，他还在那儿喊着这几句话。上帝吻过的傻瓜的举止言行，是俗人不敢妄自揣测的。因此，有一天，巴罗达的杂种穿着一套袖子吞没双手、裤腿拖在地上的西装到处乱跑时，也只有英国人会感到吃惊。这套西装上的图案同英国国旗的图案近似到了让人颇感忧虑的地步。杂种裹着女王陛下的旗帜，趾高气昂地在巴罗达转悠了一整天。自从他在女王生日那天被人揍了一顿以后，这还是他第一次敢在军团餐厅门前晃来晃去，直到被人轰走。走之前他还高喊到，谁都不可以打他，不然就侮辱了这面旗帜的神圣，侮辱了这面旗帜所代表的价值。当从苏拉特¹¹传来的一条消息揭开了这桩怪事的谜底时，他们的惊奇就变成了万丈怒火。几天前午夜，挂在英军大营入口处的旗杆上的旗帜被人偷走了。不过，这些军官的怒火还没有烧到让他们大热天里亲自出马的地步，军团里派出去的印籍士兵很

¹¹ 地名。——译注。

快就找到了他。这些士兵简直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赶到了，因为杂种正要将一小片国旗绑到他常常喂食的一条野狗身上。杂种被扔进了监狱。不少人认为监狱是最适合他待的地方，他应该一直关在那里，直到世界不再因为他的存在而颜面无光。伯顿是唯一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人，这一举动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应该释放这个杂种，他提出的理由是，不能把杂种的堕落归咎到杂种自己身上去，这堕落是他父母赋予他的天性。与其诅咒这可怜的生物，倒不如大家从这肮脏的事件中汲取教训，那就是：西方的血液不能和东方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会撕碎东方和西方，我的先生们，就像我们的国旗被惨痛地撕碎了一样。